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这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的主题曲,在我们济南其实也有“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之处,那就是旧军门巷和卫巷。

过去,旧军门巷在卫巷的西边。明代称总督为“军门”,清代沿用明朝的称谓,称提督、总兵或巡抚也叫军门。旧军门巷,曾经是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府邸。丁宝桢,贵州平远人,字稚璜,咸丰三年进士,同治二年,擢山东按察使,会同僧格林沁弹压过宋景诗和捻军。被清政府先后授予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后又调任四川总督。故称“丁军门”。他智斩安德海,其刚正不阿的品质在济南人民心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创办山东机器局,在山东、四川大兴“洋务运动”,创办山东的军事机械制造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丁宝桢创办山东机器局时的创业思想和其经营管理方式就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今天看来也是高效与务实的。他于1875年11月开始筹建山东机器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投产。1876年丁升任四川总督,又着手建立四川机器局。他创办这两个近代军事企业,首先是他亲身感受到了新式枪炮对于军事作战上的优越性,对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了对抗列强的侵略。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和英、法等国的对外关系立即紧张起来,身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认为山东地处海防前哨,又是护卫京畿地区的重要屏障,必须加强海防。1874年和1875年,日本侵犯台湾和英国侵略云南事件相继发生,这更使他深感创建山东机器局刻不容缓。为此,他多次上奏朝廷明确指出,创办机器局,制造枪炮是因为它们实为御侮利器,“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事之外,首在精求武备。”

丁宝桢深知创办企业需要人才。为此,他把选拔人才作为第一要事。他说:“练兵必先利器,制造尤贵得人。”在他的悉心罗致下,不少有用人才如张荫桓、薛福辰、徐建寅、曾昭吉等,纷纷招到山东机器局。张荫桓原系湖北候补道员,广东人,对炮台、机器各事见闻极多。徐建寅是著名科学家徐寿的次子,于机械、物理、化学深有研究,到山东后被委任为山东机器局

【齐鲁斗蟋旧事(八)】

□白峰

与王公贵族、商贾大户不同，平民子弟玩虫则有另外的意趣。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文革”后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学校聘用过一位韩姓大爷做传达，那时候他大概也有60多岁了，算来应该是清末民初生人。“文革”时期，社会混乱，没人尊老爱幼，老师都斗过，何况他呢，学生们都管他叫“韩老头子”。

我挺喜欢和韩大爷聊天，因为他小时候玩过蚰蚰，有的聊。我们那所小学校是座大庙改的，据说是孔庙。从建筑格局看，是典型的庙宇形制，坐北朝南，石拱门，一边一个圆形的窗，像是两只大眼，韩大爷的传达室就在东边的这正是大眼睛所在的屋，放了学，有时候不走，就去他屋里和他聊天。我对民国时期人们玩蚰蚰的情况有些微了解，最初就得自他的讲述。

老济南有两重城墙，内城城墙现在仍保留着东南一角，就是解放阁。当时的城墙依然沿着古老的建制，外有砖石护卫，很坚固，墙外有护城河，今日仍在。济南号称发多大的水，城里都不会被淹，和有这条护城河有关，水虽大，但都绕城走了，进不了城。济南的外城城墙称为“圩子墙”，当初是为防捻军而建，虽是版筑土墙，但是捻军就没打下济南城来。南圩子墙就是现在文化西路一线，从那儿出去不远，正直向南就是千佛山了，算是郊外。

他那时候逮蚰蚰主要是在南圩子，成年人才有去长清逮蚰蚰的，小孩子跑远了家里不放心，就是去南圩子，大人们也不允许晚上去，怕遇上狼，让狼叨了去。

韩大爷说狼的事，好多同学都不信，都说“别听韩老头子胡说”，不过我还真信。我听我父母说过，他们刚进城的时候，机关设在解放桥外贸易楼附



▲旧军门巷



明府城史话

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鼓角争鸣

□武存中

第一任总办。正是由于丁宝桢十分重视人才的挑选与使用,川、鲁两省机器局才办得有声有色。

在创办过程中,丁宝桢对于选择厂址也是慎之又慎。为此,他基于“三利”而设厂:“设厂内地,不为彼族(外国侵略者)所覬觎,万一别有他事,仍可闭关自造,不致受制于人,利一也;附近章丘、长山等县煤、铁矿产富饶,民间久经开采,但就内地采料,已觉取资无穷,纵有闭关之时,无虞坐困,利二也;秦、晋、豫、燕、湘、鄂各省由黄(河)、运(河)溯流而上,一水可通,将来制造军火有余,可供各省之用,转输易达,利三也。”考虑的是十分周到的。

购置先进的机器设备也是必不可少的。1876年他派徐建寅去上海购买英国普恩公司制造弹药的机器和马蒂尼枪的设备,又从福建调来“万年春”轮专事运输。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另外,在经营方式、雇工用工方面也都有许多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近,今天说起来就是中心医院西邻。那时候各单位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饮食问题,反正外面有的是空地,所以就养了一圈羊,有一回半夜里来了狼,负责警卫的叔叔开了枪,狼临死的时候,忽然扑上来就咬,一口把刺刀咬弯了。“文革”的时候,家长们都下放到了“五七干校”,有两位叔叔在单位算年轻的,负责管理这些爹妈不在身边的孩子们,他是其中之一,很严厉,我们都挺怕他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济南老城区周边还有狼,二十年代肯定狼也少不了。

韩大爷说他们那会儿逮蚰蚰逮了大个的,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就能卖钱了,卖给大人,如果人家相中了,看着给,也不会讲价钱,人家根据蚰蚰的品质,能给三五个“铜板”。现在的孩子可能都没见过铜板,就是晚清、民国以来流通的机制币,紫铜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逮蚰蚰要趁天刚亮,那会儿好逮,逮了一早晨,也饿了,卖掉几条蚰蚰,手里有了钱,就去吃打卤面,两个铜板一碗,要是再加一个铜板,就能吃个“带拐弯的”,他说“就是一份面加两个菜帽”,我理解就是双份的卤子,汤宽料足,想来比较过瘾。不过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因为他这种说法,我后来再没听人说起过。

逮一上午,运气好的话,能卖十几个铜板,吃了打卤面,回家就不用吃饭了,再把剩余的钱交给妈妈,妈妈直夸他懂事,觉得自己和个大人似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剩下卖不掉的蚰蚰就自己养着,斗着玩,里面也有厉害的,一气儿能咬十个八个不败,有一回他的一条蚰蚰在街上咬出了名,有玩家专门找上门,给了一块大洋拿走了。他妈妈高兴地呀,还给他扯了新衣服。不过这种蚰蚰他也就玩过这么一条,再没逮到过。

值得称道的地方。

还应当记述的是,丁宝桢在济南创办了尚志书院。对于教养风化,选拔人才都是很有作用的。他聘请了许多饱学之士来书院讲学。其中,就有我市著名画家弭菊田先生的曾祖弭道彰,他于地理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有研究。为济南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

旧军门巷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这里是新华电影院的旧址。那时候济南的电影院比较少,历下区的新华电影院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最受人们欢迎。我读小学(南城根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假期都给学生一种季票:一个小本本,每看一次电影就撕下一张,其价格非常便宜,也就是几分钱的样子,假期之中可以随时去看。那时的电影票价是1角5分,彩色影片的票价两角。

今天恒隆广场的西边是曾经的卫巷。卫巷,因为有“卫”,所以才称“卫巷”。什么是卫呢?卫,就是封建社会朝廷的武警部队,各个朝代建制不同,其名称也相差很大。

卫以下又设千户所、百户所。在济南西郊就有“闫千户”村,可以一瞥旧时卫的建制遗迹。在卫巷里面有卫的官署,其旧址辛亥革命之后改建为济南第一师范小学,后来改为南城根小学,再后来改为黑虎泉西路小学。

如今,这条充满着军事意味的老街已经消失了,成为现在的恒隆广场。只有这名字还能让我们回忆起旧时的风貌,从这条街上飘过来的微风还能听见几百年前战马嘶鸣,折射出光怪陆离的刀光剑影。

真的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蚰蚰是他们难得的零食和零花钱,是妈妈的夸奖,是孩子们单纯的快乐。我们上学那会儿,蚰蚰市场早就没有了,卖蚰蚰那叫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我们逮蚰蚰就是为了玩。小男孩都有好胜心,谁都惦记着逮个大王,咬遍全街无敌手。其实那时候生活依然贫困,也有些顾家的孩子,我们忙得昏天黑地在外面逮蚰蚰,人家整个暑假在家里帮着大人糊火柴盒、钉扣子,挣点钱补贴家用。糊一个火柴盒才几厘钱,一家人忙一天也才挣个几毛钱,现在想来怪心酸的。

据秦若轼先生的回忆文章称:“清末民初济南即有蚰蚰市场,如老城里的布政司小街、南关东燕窝、西关筐市街等,解放前后则在升官街。20世纪50年代初城墙拆除后蚰蚰市场转到林祥门外的小土山(在人民商场西邻)侧的一条弧形小街上……

升官街的蚰蚰集市上,多是由泰安、宁阳、肥城、乐陵等县来的贩子,携带成篮、成筐的蚰蚰,摆摊兜售。”

秦先生提到的布政司小街就是现在的省府东街、省府西街,升官街在光绪壬寅年(1902年)《省城街巷全图》上有载,南临城墙,北拐能通天地坛街。清代的巡抚衙门、民国省政府都设在珍珠泉,出入城,都要走院前街、天地坛,再拐升官街出南门这条路线,所以这条街热闹得很。

济南人中也有以逮虫、售虫为生的,从长清、肥城逮了虫,多数是闷在竹筒里,十四只为一把,只有大的、好的才装在 small 里,最好的叫做筐头,只给大户留着,回了济南,先不回家,挑了担子,先送大户,要的就是风尘仆仆的样,大户挑完了,才去集市售卖。

卖蚰蚰这行当,养活了不少人家呢。

【方言拾趣】

木 乱

□耿全

济南方言里有“木乱”这个词——权且这样写吧,因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写法和释义。在济南,“木乱”一词一般是这么用的:“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蓑衣呢,木乱我一上午了。”这个词还有一些衍生,比如“迷离木乱”“迷留木乱”等等。它表示心情烦躁、郁闷、焦躁,不舒服,不痛快,又发泄不出来。就如同长了一身疥,三伏天穿着大棉袄站在大太阳地儿底下,浑身刺痒又不得挠,这么一种状态。

“木乱”的写法,很多人认为应该写作“没乱”,这里的“没”字读作“mò”,是古代话本小说、散曲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没乱”一词较早的出处是金代董解元所写的《西厢记诸宫调》,书中第三卷有这么一句:“空没乱,愁把眉峰暗结。”元代曾瑞的《集贤宾·宫词》套曲也出现过“没乱”这个词:“睡不着,坐不宁,又不疼不痛病萦萦。待不思量霎儿心未肯,没乱到更阑人静。”在明代话本小说《金瓶梅》中,这个词也出现过多次:“不去出来,也不行事,急的妇人春心没乱。”

至于“迷留木乱”,在元明话本小说里也经常出现,一般写作“迷留没乱”。如上文提到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卷七有这么一句:“最难甘眼底相逢,有情夫婿,不得团圆!好迷留没乱,教人怎舍拼。”同样是《西厢记》,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里也出现过这个词:“着小生迷留没乱,心痒难挠。”“迷留没乱”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写法,写作“没撩没乱”。元代武林隐所作散曲《蟾宫曲·昭君》中就是这么写的:“哀哀怨怨,一曲琵琶,没撩没乱离愁悲悲切切,恨满天涯。”明代施耐庵《水浒传》第七回里也有这么一句:“过了两三日,众多闲汉都来伺候,见衙内心焦,没撩没乱,众人散了。”但不管是“迷留没乱”还是“没撩没乱”,“没乱”一词总是没有歧义的。

“木乱”一词的写法似乎就这样圆满解决了,但回过头来想,为什么要写成“没乱”呢?对这个词的起源仍是解释不清楚的。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没乱”这个词存续的时间段基本是元代和明代,清以降很少使用。而“没乱”的出处,多是在话本小说和散曲中,也就是说正统的文人不用这个词。所以,“没乱”这个写法只是元明时代的一个口语记音,并不是该词的真实写法。

其实,无论是“木乱”还是“没乱”,两种写法都不正确,它的本字应该写作“瞽乱”。“瞽”,现在一般读作“mào”,从目,叕(wù)声。“瞽”字的本义是指眼睛昏花、目眩,引申为心绪紊乱,或者愚昧无知。《文选·宋玉·九辨》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瞽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怊怊兮谅直”的诗句,对于“瞽”字,张铣注释:“叹与相绝而不见,使中昏乱迷惑也。瞽,昏也。”“瞽乱”一词很早就出现了,指昏乱、精神错乱等含义,是古代较为常见的书面语。如《后汉书·廉范传》中就使用过这个词:“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诃之曰:‘君困厄瞽乱邪!’”在古代诗词中,这个词也经常被使用,如唐代王维《宋进马哀词》诗中就写到:“忽思瘞兮城南,心瞽乱兮重昏。”一直到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乐仲》中也能见到这个词:“瞽乱中觉有人抚摩之,目微启,则母也。”

“瞽乱”是如何演变为口语的“木乱”或“没乱”呢?“瞽”字的韵母“ao”是一个开口大的圆唇响元音,它的发音口型介于“a”与“u”之间,即是一个首段,也是一个音素。在方言的流变中,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变化。在“没乱”这个口语流行的金、元、明三代,正是中国北方人口流动最频繁的时代,也是方言口语变化趋同的时代,文言中的“瞽乱”就在这个时代演变为口语里的“没乱”。而到了清代,当人口流动逐渐稳定,这个口语化的读音就沉淀到了各地的方言中。

不只是济南话的读音里有“瞽乱”,陕西关中人用以表示情绪烦乱、心情难受又没有办法时也用“瞽乱”,读音和语境是相近的。唯一不同的是,济南话里“瞽”字念作“mu”,读轻声,而陕西人把“瞽”字读作“mú”。不难看出,济南话中的“mu”更接近于读“mò”的“没乱”。

如今,“瞽乱”这个词在书面上已经很少见到,却在只会写“木乱”白字的济南人的舌唇间,展示了顽强的活力。这么说来,济南话还是很高雅的。